

§ 意亂情迷



一夜纏綿，清晨醒來。

德謨克利特輕撫著亞齊娜的嬌嫩如嬰兒般臉龐，一時意亂情迷。

「嗯，醒來啦。」亞齊娜轉頭，雙眼微張，看了德謨克利特一眼，又想睡去。

「～我問妳，希波克拉底的事怎麼了。」德謨克利特一手輕摩著亞齊娜的酥胸。

「莫妮卡要我幫她推辭，我看沒指望了。我已經跟希波克拉底說過。」

亞齊娜蠕動身軀，要避開德謨克利特的手，沒想到德謨克利特低頭輕吻。

「嗯…不要！」

聽到亞齊娜嬌呼，德謨克利特不由得血脈賁張 ...

狄奧多魯斯在睡夢中驚醒，懷中一股清香滑嫩，正要坐起，嘴巴被堵住，像蛇一樣的香舌伸了進來。

雙臂被纏住，正想抵抗，雙手卻握上一團軟玉溫香，下身頓時奮起，於是把來人翻轉壓住。

一看，是阿斯帕西亞，狄奧多魯斯不加思索，粗暴地撕開阿斯帕西亞的衣服。

一陣翻騰銷魂 ...。

狄奧多魯斯把阿斯帕西亞抱在懷裡，但見阿斯帕西亞媚眼如絲，呼氣如蘭，輕輕一笑，轉過頭來輕咬了一下狄奧多魯斯的肩膀。

此時無聲勝有聲。

當德謨克利特與狄奧多魯斯不由自主地雙雙走出船艙，兩人不期而遇，相視而笑，心照不宣。

德謨克利特：「想念故鄉嗎？」

狄奧多魯斯的故鄉在北非，昔蘭尼人(Cyrene 今利比亞)。

狄奧多魯斯：是啊！您故鄉哪裡？

德謨克利特：我，阿布德拉人([Abdera](#)) 與普羅達哥拉斯(Protagoras 490-420BC) 同鄉。

我到過埃及，這裡的波斯人頗為兇悍。

昔蘭尼是雅典的城邦吧，據說那裡有浴場、宙斯神殿、阿波羅神殿...，離開希俄斯島後準備回故鄉嗎？

狄奧多魯斯：故鄉的事已遙遠，我只想若有機會能在雅典繼續護衛您。

德謨克利特：也好，那我們有機會再到埃及吧，也許你應該先回故鄉看看。

說著 說著，只見希波克拉底走出船艙，看到兩人，就走了過來。

「兩位早啊！」希波克拉底眼帶血絲，應該是沒睡好。

「關於莫妮卡...我很抱歉。」德謨克利特這麼說。

希波克拉底意氣蕭沉：

「沒事，是預料中的事，亞齊娜昨晚告訴我了。倒是關於魔法有些事要請教您。」

醫生的地位低下，魔法師就大不相同。

對於莫妮卡，希波克拉底還抱著一絲希望。

有人情迷，有人意亂。

狄奧多魯斯：我迴避一下。

德謨克利特：沒必要，做為侍衛長有些事你還是知道比較好。

關於神殿、邪靈，高爾吉亞、修昔底德比我們還清楚。

我們用餐後相聚，到希俄斯島前共商對策。

正當三個人低聲談論著，一個詭異的人影從船艙中走出來。

修昔底德經過三人，視而不見，在甲板上繞圈子，時而哭泣，時而痙攣，時而發出痛苦的氣喘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

德謨克利特：

「好像是傳說中的夢遊！修昔底德經歷了戰爭與瘟疫，應該是壓力過大留下的陰影。」

「不是邪靈作祟嗎？那怎麼辦？」

德謨克利特：「與邪靈無關，我們注意不要讓他受到傷害就好了，」

修昔底德坐下來休息一會兒，就走向船艙內他的臥室。

太陽離開了地平面升，多彩繽紛的雲彩變得刺眼起來，又是一天的開始。

狄奧多魯斯走到船頭英氣煥發，拔下肩上的箭，搭弓射向大海。

海面湧起一片紅色的血水，一個衛士跳下海，抓起一尾超大隻的石斑魚，拉著繩索爬上船，引來一陣歡呼。

這石斑魚紅燒、清蒸兩相宜，魚頭熬湯味道更鮮甜，今天加菜了。

後記：

1. 艾拉托斯特尼(Eratosthenes 276-194BC) 也是昔蘭尼人。